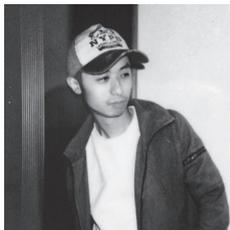


散文組 | 高雄獎

夜知道

曾稔育



個人簡歷

1994 年生，花蓮玉里人，東海社會畢業。

曾任職花店、威秀影城、「1095，文史工作室」實習生。

得過東海文學獎小說組首獎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。

喜歡園藝，有養一隻兔子。

得獎感言

在生命還很混沌的年紀裡，很感謝還有一些人喜歡我的作品。

曾有一次深夜，母親載著我與弟弟，在起著夜霧的山裡，尋找一條正確的路。我們沿著漆黑的山路，蜿蜒了好一陣子。幫不上忙的我坐在後座，把睏意捏成好幾段不連續的夢。

年輕時的我總是多夢，但醒來後卻總記不得做過的夢，如一臺快壞掉的電視，僅能接收不完整的電訊。恍惚之間，母親放心地說：「終於找到路了！上面亮亮的光，就是師父住的地方。」

我沒有完全清醒。在那些沒能睡好的日子裡，我看見一片漆黑山谷，也懸浮著一點一點像是夢的光點。那是我夢裡遺漏的訊息嗎？當我如此想時，母親已把家中的老車，開上黑暗的盡頭。

在迎接光的瞬間，那裡僅有用廉價的塑膠布蓋成的佛堂。佛堂裡坐著一群中年男子，他們相互稱呼彼此師兄，並尊稱坐在前方中位的男人一師父。聽我媽的朋友說，師父是濟公轉世的活佛。

師父時常幫人問事。那在自身鍍膜的佛光，總在夜晚吞噬所有美好風景時，擺釣著苦難的解藥。在我媽走下車後，我看著她顫抖的手，正弱弱地提著家裡的經濟狀況與阿嬤病弱的身體，把每一步都踩成更沉重的夜。

夜通常是無語的，那些問題從來都無法輕易地獲得解答。於是所有提問也蜿蜒成難解的山路。在遇見許多人上山問事的時候，母親很常是把無夢的夜，崎嶇地吞回自己的肚腹，一個字句也沒問地，又把我們載下了山。

我無法理解，為什麼工作一整天的母親，仍要將休息的時間，浪費在這沒能給出答案的山上。於是在有次下山後，我有些不滿地向母親詢問：「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在深夜上山？為什麼我們家的狀況還是依舊不變？」

這些問題把夜晚磨成更鋒利的沉默，我看著它割向母親勞動的手，卻沒能為她割出更平穩的生命線。師父後來宣稱，母親是因為店面風水不好，所以財運才不順。

這句話沒能成為夜裡的星光，反倒在母親的心底養起了鬼。那陣子，每當店裡的生意不好，母親和阿姨都會責怪彼此：當初應該先給師父看過店面風水，才決定要不要承租。

她們無能還原當時是誰決然地承租店面，但這句風水不好，卻經常附在她們身上，歇斯底里地要在對方身上，爭出一個道理。最終，母親與阿姨的店面只經營了兩個月，便結束營業。所有的一切都回到原點。

我們沒能找到光，卻仍不斷上山。

山裡的師父見母親的虔誠，於是開始向她兜售一些養生的保健品。母親不好意思拒絕師父，所以不僅會包紅包給他，也買了好多他自產的保健品。師父說，這些保健品是用種在廟後面的農作物做成的。因此他們是有機的，對阿嬤的身體很有幫助。

阿嬤飲用這些保健品好一陣子，但身體還是時好時壞。師父

說，他看見阿嬤身上有一群嬰靈在啃食她的肉身。這一句話，讓母親她們更深信師父的話，因為阿嬤年輕時，確實為了經濟因素而墮過幾次胎。

這些被看透的過去，像極我們在山路上看見的螢火蟲。那一些微弱而閃爍的光，也成為帶領我們走出黑夜的隱喻。隱喻蔓延出一條無限的繩索，母親相信延著它走，便能走向綁著希望的終點。

繩索被師父打了個結。在結點上，師父邀請母親參加每年在南部據點，舉辦的大型普渡法會。師父說，要解決這些不願去投胎的嬰靈，只有透過每年不斷參加法會，才能將牠們渡化成佛。

這些無法辯證真實的嬰靈，懸浮於山路上，成為在深夜發光的斑斕水母。

我們沒能找回下山的路，卻先被水母吞進更深的胃。

更深的胃吞噬著更遠的光。

母親為了省住宿的錢，常是趁著天未亮時，成為一隻撐著夜的寄居蟹，把全家的人移送到南部的法會裡。然後在沿著法會結束的夜，緩慢地航行在北迴的海線，讓自己攤成無眠的潮水，退回東部的山腳。

我無法想像母親是如何用她的肉身，熬過這夜與夜的交縫。我與弟弟雖然心疼她的老實，卻也找不到一把亮著光的匕首，在

謊言表層畫出一道縫隙，把污穢的真實給流成膿水。

更荒唐的是，若撇除荒謬的法會內容，我其實挺喜歡南部的法會之旅。因為它是少數能讓我離開家鄉的旅行。這當日來回的南部之旅，常把母親的雙眼熬成了橙紅的棗星。棗星閃爍著許多無法說出口的話。那時，我才明白一顆星的閃爍，也許是來自遙遠異地的什麼，正向著看見光的人在呼救。

同行的師兄後來也在法會上，察覺母親異樣的疲憊，於是向母親推薦便宜的汽車旅館。這才結束母親為了超渡阿嬤身上的嬰靈，而展開的過勞之旅。

那時的汽車旅館，多藏著許多成人才懂的秘密。

我因為從小被母親告誡不能亂拆封用不到的物品。於是在僅用觸覺來摸索事物的情境下，我與弟弟竟天真地把保險套誤認為挪吒的乾坤環，在床鋪上當作暗器扔來扔去。

這一段回憶，在我日後找高雄讀書的弟弟時，也成為荒謬的暗器，把百般無聊的夜，劃出流星般的笑聲。

但我們卻怎麼也拼湊不出，我們去了好多年的廟，究竟叫什麼名字，且它究竟是座落在這炎熱地帶的何處。那些關於法會的記憶，早在我們腦海裡，蒸發成乾涸的碎土。

我們撿拾著破碎的土壤，最後拼湊出一條陡峭的沙道。沙道燥熱且多蚊，如我與弟弟所在的公園。但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，

年幼的我必須跟緊母親與其他信徒，大步地跟上信仰的道路。即便自己什麼也不相信，也都必須成為行走的機器。

那些大量行走的質疑，最終結成相同燥熱的寂寞。於我而言，這存放大量陽光的南方都市，常常把人曬得需要找地方，躲避路人熾熱的眼光。但年輕的我，卻未找到一小處陰涼躲藏。

那樣無力而年幼的自己，最後便被南方的炎熱，煮成一道道繚繞的煙霧，在祭拜的神像面前，成為燻人的噩夢。

我不喜歡向神祈禱。

在我眼裡，許多神像的意義，比起給予，更像是剝奪。遊走在法會神明之間的我，常是被奪取肉身的幽魂。我失去一雙能發聲的嘴，得以拒絕祭拜、拒絕許願。得以拒絕謊言、拒絕演戲。所有的行為，都早已被神決定。而我的肉體終究被讓渡出去，成為劇裡的其中一尊偶。

神明的代言人，收了幫信徒祭改的心意。心意則玄化成各種微妙的花招：起乩問事、符水解厄，就連明年的光明燈，也可以為信徒預留一個好的位置。在這一連串的法事行銷下，母親最終也把這些花招，當作保險在買。

對母親來說，她總認為沒事就是好事，最怕的是，萬一沒去法會，家裡便有可能出事。於是祈福在多年的運行下，早已在神明的字詞背後，長成駭人的夢魘。夢魘拖移著無數個灰暗影子，

在祂每一次經過母親身旁時，我都看見母親被撕咬掉一些肉塊。

逐漸失去肉身的母親，長成透明而陌生的鬼魅。

她每日也都把我的舌，熬煮著更為苦澀的藥。她常在下午無人時，把店面掛上外出中，走向荒野尋找阿嬤需要的草藥。她沒能領悟，所有的病與藥其實都是師父為母親綁上的鎖與鑰。

這些每日的儀式行為，都讓我不禁聯想，母親是否有一天也會與夢魘交融成更大的夢魘，吞噬更多不認識的人們？

我若向神祈禱，祂會還給我原來的母親嗎？

在那些煙霧繚繞的祈禱裡，母親依舊是每年參加法會的女人。我不太明白弟弟，是如何理解這齣荒謬的戲碼。

那時的我們也不大敢在家中討論，師父與這些神明的真偽。所有的願望仍是未明的夢。但推薦母親相信師父的朋友，卻送了一張照片給母親。

那張照片拍攝著某年法會的天空。暗沉的天空飄浮著許多模糊的光點。據她的朋友說，那些光點是天庭的神佛來參加法會的鐵證。

我不忍心說破，照片裡的光點會不會其實是失焦所造成的？又或者只是黏附在鏡頭上的髒物？但這張照片，著實鼓舞母親沒白費為了參加超渡法會而花費的心力與財力。

這些沒能說出口的質疑，與這些年一路行走的崎嶇山路，都

在彼此不說出口的沉默裡，形成迷宮般的化石。

化石後來長成兩個成年男子，他們回到相同燥熱的南方，鑿開身上存放的那段記憶。

記憶的碎屑，成了跟著參加南方聚會的飛蚊。這些飛蚊像極師父在起乩時，喃喃自語所唸的難懂符文。我一邊捏死被我打暈的蚊蟲，一邊想著在那些等著師父起乩時，我也是帶著暈意，把自己捏散成雲。

阿嬤的嬰靈正等著被師父超渡，我也等著一個確實存在的真理，把我超渡至幻象之外。但無緣的我，卻先被超渡進夢鄉。

夢鄉存在著許多漂浮的靈光，我把牠們捉進手心。手心緩慢地飄出現實的聲音，扮演濟公的師父對著阿嬤吶喊：「信女X X，為何墮胎殺生？」我望著手心的胎靈，他們也曾是一個個等待實現的夢。但現實卻是阿嬤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下，仍要在墮胎的幾十年後，背負著罪。

這悖反的夢與現實，最終在我睜開眼後，看見的是阿嬤在參加法會後，總是淚眼縱橫。但那些懺悔的淚水，卻未流成藥師佛手上的甘露。

於是阿嬤的身體仍是日趨衰弱。母親看著阿嬤的肉身，忽然間也大徹大悟，認清師父並未擁有改變阿嬤健康的能力。於是她也漸漸不再載我們上山，轉向聽從附近鄰居的話，每日獨自前往

祭拜鄰近的土地公廟。

這背棄師父的改宗行為，最後被師父冠上「忘恩負義」的名號。推薦母親進入宗教的朋友，為此也與母親決裂。

母親傷心了好一陣子。我曾偷聽到她與阿姨說道：「我們也有家庭要顧，沒辦法花太多時間與金錢，參加這些講道與法會。」

這一顆形似眼淚的句點，在我們鑿起如化石的肉身時，也成了劃傷眼睛的飛石。在許多疑問都被積成遺跡的南方聚會裡，弟弟把菸頭點成眼裡的血。

南方的煙揮發著熾熱的哀愁。煙所上升的熱帶天空，與那一張拍到神靈的天空，是同一片天空嗎？記憶對流成雨。在多次下山回家時，我都極其厭倦母親為了向師父問事，而不得不花更多時間聽他講道。

道理對流成颱風，有多次下山時，我腦內都不禁想像，母親會不會因為過勞而把車開向山的懸崖。也許在平行時空的某一個我，早橫死於這座藏匿著佛與魔並存的詭譎山中。

然而現實的我，卻長成了能夠撿起過去，扔向他者的成人。

我長回一雙能夠發聲的唇，在飛蚊作響的夜裡，我模仿講道的師父說著：「你不覺得一切都很荒謬嗎？無論是開始，還是結束？」

弟弟想了想，把荒涼的煙吞下心海，而後吐出輕柔的幾朵雲。

雲飛向天空。弟弟脫口說著：「如果那時候，母親沒有對師父的信仰，她也很難熬過那陣子的生活吧！」

我望著這裊裊昇空的雲。母親也許是一朵柔軟的雲，她從未想過傷害家裡的任何人，反倒是想承載家人走過低沉的夜。但就連那些柔軟的綿絲，都仍然被我批判成是會傷人的棉花。

這些從師父嘴裡吐出的，如符咒一般的詭譎蚊蟲，著實吸滿母親肉身裡的血與歲月。但是當母親再也付不出蚊蟲想要的血肉時，牠們僅留給母親任憑時間也難以消腫的咬傷。

我很慶幸母親在蜿蜒山路行走的日子，並未帶我們走向崖下的深淵。相反地，雖然我們曾在深夜的山中，丟失前進的方向，但迷路本身卻也渡我們走過某種隱形的劫。

我心想弟弟對母親參加宗教的理解，可真是正確。但我卻也不知如何回應這一些散落成沙的過去。我們繼續沉默。那天南方公園的天空，同樣有著散落星星的夜空。

那一顆顆絮語著光的星星，都像是渡人走過劫難的神佛。當中，會不會有一顆星，正是渡我們走下山的神佛。我無能證實一切。

這些關於神佛存在之事，我想只有夜知道。

〈夜知道〉評語

柯裕棻

這是一篇相當深刻的自省與回憶之文，作者細緻而且自制地處理宗教、家庭、生死的主題。對於母親曾經因人生問題而求助神佛，以致受宗教團體蒙蔽的往事，能有足夠的包容與理解。文詞顯現豐富曲折的情感，仔細地審視自己對於救贖的思辯和領悟，有困惑和憤怒但不陷入說教或控訴。作者以年少時上山朝拜的暗夜行路做為生命困境的比喻，寫煎熬的母親、茫然的孩子、在燥熱奸險欺騙中艱苦前行的日子。本文處理極為複雜的情緒流動，悲怨、遺憾、恨與原諒交錯，最後幾段收得非常寬柔，作者寫：「我很慶幸母親在蜿蜒山路行走的日子，並未帶我們走向崖下的深淵。相反地，雖然我們曾在深夜的山中丟失前進的方向，但迷路本身卻也渡我們走過某種隱形的劫。」如此，將此前彷彿石礫碾磨的痛楚和絕望釋回星夜，化為柔軟的雲朵。